

良缘有“长乐”伴

去年夏天,我第一次做了回红娘,为邻居的儿子与朋友的女儿牵线搭桥,因为开店没时间去外面,就索性约两人在我店里相见。这天周六的午后,我沏上茶水,摆上糖块、香烟,收拾停当,只等两个人到来。

两点钟他们先后走进店里,我给双方相互介绍后,对他们说:“阿姨今天给你俩牵起这条红线,就是你们认识的开始了,这不有糖、有水、有‘好猫’你们慢慢聊着,我忙我的了。”

在一旁忙碌的我不时地扭头瞅一眼,发现两人聊得很开心,还相互留了电话、QQ 号码,一个小时后俩人起身告别,小伙子说:“阿姨,谢谢您了,我们会常联系的,有好消息了就向您报喜。您这盒香烟味道真不错,包装漂亮、口味醇和,我再买上一盒吧!”

姑娘立马说:“你抽完了,把这个烟盒给我留着吧,我妈妈喜欢收集烟标。”

“行!”小伙子痛快地答应着,两人一起开心地出了门。

中秋节的前几天小伙子来到店里,进门就笑呵呵地说:“阿姨,给你说件非常巧合的事。”

“什么事这么开心?难道去见过女方父母,他们对你很满意?”我是一头雾水。

“中秋节前,我陪领导一起去慰问退休困难职工老刘,正巧老刘与几个朋友在聊天,我习惯性地拿出自己抽的‘好猫’烟分给大家,大伙都问这是什么烟,包装这么漂亮。”

“这是古都西安生产的‘长乐’,画面采用汉唐盛世宫廷歌舞的漂亮包装,高贵而大气、烟味柔和醇香而悠长,‘长乐’寓意长久而愉快的生活,就像现在我们的日子,上有国家一系列的惠民政策与单位领导关心,下有广大职工与老百姓的勤劳朴实与团结一心,人人病有所医、老有所养,生活快乐而无忧,这不也正是一种盛世长乐的生活吗?大家抽着烟,听着我说的话,一个劲地直点头。”

小伙子兴奋地说着,我插话道:“你还真是说得好,把‘长乐’的寓意与国家的惠民政策相连接,还真是再恰当不过了。”

“阿姨,我还没拉完呢,还有更巧的呢,前两天我不是从您这里买了两条‘好猫’吗?”

“对啊,怎么了?”

“女朋友带我去见她的父母,我带着礼物与香烟去她家,一进门我就惊呆了,原来她爸爸就是老刘的朋友,怪不得女朋友说她爸称‘长乐’烟好抽呢,原来是抽完您给的那支烟后才喜欢上‘长乐’的,这次我送的两条烟还真是送对了!”

“那你这准女婿是不是老丈人满意了!”我也兴奋起来。

“是啊,两位老人可热情了,又是倒酒,又是夹菜的,临走时还嘱咐我休班就去家里吃饭呢。阿姨,这都要感谢您,不光您的红线牵的好,您的‘好猫’也是一半的媒人呢!”

“阿姨只是给你们介绍见面相识,而真正给你机会的还是你自己,是你对困难职工的体恤之心与看待生活乐观向上的态度,让大家认识了你,也让老丈人无意中了解到你的为人处事。阿姨为你高兴,希望你们长长久久、美满幸福、快乐一生!”

……

真没想到,我红线一牵,“好猫长乐”也跟随成了半个媒人,不仅无意间给自己的香烟做了代言,更重要的是促成了一桩好姻缘。美好的生活,机遇与巧合是无处不在的,但还要看如何真心面对与努力进取,把握住了人生的方向,生活便是灿烂的阳光。

“缘自你我间,幸福总相伴,国泰民安居,生活乐无边。”这就是我们新时代的幸福生感悟,也正是民所求、心所依的“长乐”生活。

(王丽华)

王秀凤“送礼”

“闺女,下班后到我店里来一下吧。”1月19日,江苏省阜宁县烟草专卖局(分公司)客户经理马青松还没下班,便接到阜宁县阜城镇好再来商店店主王秀凤的电话。

“大妈,有什么急事吗?”马青松问。

“也没什么大事儿。大妈想你了,想跟你说话,下班后要是没啥事就来一趟吧,我在店里等着你!”

“好啊!我下班后就去您店里。”

马青松忙完手头的工作已经是6点半了。想着跟王秀凤的“约定”,马青松也顾不上吃口饭,骑上电动车便往王秀凤家赶……

说起王秀凤与马青松之间的故事,那可真是有得讲。王秀凤是马青松辖区内的零售客户,已经年近七旬,因为对电子结算流程不熟悉,经常需要马青松的特殊“照顾”。

去年12月30日下午2点20分,马青松像往常一样查阅客户订单的成功率,忽然发现王秀凤的银行卡信息维护错误,便立即打电话询问原因。原来王秀凤因不了解换卡流程,私自到银行更换了银行卡却没有告知客户经理,导致订货系统无法识别。

如果当天下午3点之前完不成扣款,那么订单将会失效,这对王秀凤来说将是一笔不小的损失。

电话那头的王秀凤心急如焚,马青松一边安抚王秀凤,一边披上雨衣。

同事好心地提醒道:“小马,从现在到结算只有半个多小时了,你要在半小时内办这么多手续,根本不可能。更何况外面还下着

雨,到王大妈家的路又不好走,还是算了吧。”

“王大妈的日子本来就不宽裕。如果处理不好这笔钱,那她的损失可不小啊。”马青松边说边骑上电动车往银行奔去。

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,马青松完成了一件“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”:从银行拿《结算款项业务委托书》到王秀凤家指导她填写委托书,然后拿着委托书到阜宁县局(分公司)盖章,再到银行等待盖章确认。

2点50分了,浑身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的马青松站在银行服务大厅里:“您好,麻烦您再快一点,我要赶在三点前把表格交回去。”

为了尽快帮马青松办完相关手续,银行开通了“绿色通道”。

“扣款成功了!闺女,太感谢你了!太感谢你了!”王秀凤得知订单成功交款,激动地在电话里连声道谢。

马青松微笑着说:“我们客户经理的本职工作就是服务客户,大妈不用客气。”

……

很快,马青松便到了阜城镇镇西,远远看到王秀凤站在店门口等候。

“闺女,没吃饭吧。饭菜早就做好了,就等着你呢。”还没等马青松停稳电动车,王秀凤就忙拉着她进屋。

王秀凤的儿女都在外地工作,没法常陪在老人身边。两年多里,马青松经常指导王秀凤卖烟,帮她打理生意,在王秀凤心里早就把马青松当闺女了。

吃完饭,马青松与王秀凤聊起了家常。正聊得火热,王秀凤似乎想起了什么,走到柜台后面,拿出一个鼓鼓的袋子。

“闺女,这是自己家种的新花生,我挑了一袋个儿大的给你,都晒好了,你拿回去尝尝吧。”王秀凤边说边打开袋子,递到马青松面前。

看着满满一袋子饱满的花生,马青松推辞道:“刚吃了您的饭,又收您的‘礼’,这可不行。”

“闺女呀,你平时指导我们卖烟,帮我们赚钱,风里来雨里去也不容易,特别是上周,你帮我把银行卡的事解决了,我的烟订成功了,还没有谢你呢。这花生你要是不收,你让我这心里咋过意得去呢。”

“大妈,为您服务是我们客户经理的工作,您不用客气。更何况我早就把您当家人了,您还跟我客气干啥。”马青松边说边挽起袖子帮王秀凤整理柜台:“五元烟放这儿,十元烟放那儿,还有,大妈,你店里光线不足,柜台里的小射灯得经常开着……”

聊完天,干完活,马青松要走了,王秀凤送她出门。直到马青松发动了电动车,王秀凤才发现自己给马青松准备的花生还放在柜台旁。王秀凤连忙拿着花生追出门去:“闺女,这袋子花生还是拿着吧!”

“谢谢您,大妈,花生留着您和大爷吃吧!”马青松边说边骑着电动车离开了。

(胡玉祥)



临别时,“小湖南”不仅拒收了我留下的两千元钱,还给我装了一蛇皮袋“山竹笋”、“梅子”、“腌制野兔”和“风干山竹鸡”送给我。看着淳朴的战友,当年的“芙蓉王”印象再一次跃然脑海,我能做的仅仅是将我的战友紧紧地拥抱。

在站台上,我计算了一下时间。忽然想起了要买十条国之瑰宝“芙蓉王”带回江苏,连忙掏钱请送行的“小湖南”到候车大厅去买。在战友转身离开后,我即拜托身边送站的车站工作人员告诉我的战友,那十条“芙蓉王”香烟,是我送给战友的一份战友情谊。并请他帮忙拦住我的战友,让他务必收下,不要追火车。

出家。今生不向此身度,更向何生度此身。”我觉得还是蛮对的。迷迷糊糊活了小半生,一座小城几点一线,来回往去,始终没有一种感觉、即归属感,一种高度高过灵魂的归属感。

有时候也会想,自己算不算得上半个影人,即使算不上,至少也是个低烧友吧。万千影片,历历在目,每天做梦都能梦到她们在随性组合,随缘不变,不变随缘,在这么一个荒诞的年纪,多么无力的低烧友名词。

毕业一年多了,总是那么匆忙的赶路,却从未忘记停下脚步,酒能喝了、朋友少了,觉能睡了、质量差了,总是天真地幻想更甚者保

列车缓缓地驶离站台,模糊中我看到战友左手拎着“芙蓉王”香烟,右手久久地停留在额际间。虽然他看不见我,但我还是不自觉地挺直身子,毕恭毕敬地向他回了一个庄重的军礼。

后来,我收到“小湖南”的来信。他说非常感谢我的那十条“芙蓉王”香烟,说他没有舍得抽,把它转送给了村子里一个在城里办厂的能人。这位能人了解情况后很是感慨,把他安排到厂里做了一名保安队长。他还告诉我,自从他有了体面的工作,很快就谈了一个对象,并喜滋滋地邀请我去喝他们的喜酒。

(信步闲庭)

留着那些王子与公主、灰姑娘与李尔王的等等故事,也许幻想总是好的,至少还证明在这个浮世有那么点知识。

那日去学校,听同学聊天,单位的单位、硕士的上学,也会有那么一刻去问问自己,最初的生活是什么。选择毅然存在,存在抉择选择,物质相对的时间,只是时间,没有时间的物质也不是物质。

这就是城市,这就是生活。即使我很怀念以前的生活,即使是很怀念24小时前的日子,依然毫无作用,因为这就是生活。

写完了,烟也抽完了,我打算再抽一支。

(李诗)

毛泽东与香烟的情缘

毛泽东新闻照片很多是烟不离手。毛泽东嗜好香烟,经常手挟香烟或在厚重缩拢的嘴上叨着香烟成了他的公众形象,不仅为中国人所熟悉,也为外国人所了解。

毛泽东是何时起开始学会吸烟的,至今尚无文字见述,他本人也不曾讲过。但可以肯定,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,烟瘾已经很大了。

据有关文章记述,毛泽东主要吸“纸烟”。战争年代的纸烟来源主要是国民党军队“进贡”(战利品)。因此香烟的牌子自然是形形色色,多种多样,毛泽东曾经戏之为“吃百家饭,抽百家烟”。在当时的情形下,纸烟来源,并无绝对保障,因此毛泽东也抽过旱烟。尤其是当他下乡与农民一起交谈、开会的时候,就抽当地产的旱烟。

抗战胜利后,想必毛主席心情颇佳,就是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上飞机前也忘不了吸一支香烟。毛泽东吸烟曾出高招。1947年8月,毛泽东在黄河岔上演了一出“空城计”。那天,毛泽东的部队被国民党的精锐部队追至黄河岔,天上有飞机,后面有追兵,天气又非常恶劣,下着大雨,黄河浊浪排空,部队靠羊皮筏、木筏渡河。就在部队处在非常危险艰难时,毛泽东要了一支香烟,并把香烟一口气吸完,才下令不过黄河,并带着部队调头向追兵走去。追兵见此怪招,以为误中埋伏,唯有撤退,毛泽东平安过了这一关,使香烟与毛泽东又多了一份情缘。

新中国成立后,毛泽东吸烟也更多了。这时候生活条件改善了,香烟来源稳定。同时,毛泽东的工作更加繁重,他常以香烟作为工作缓冲。他常常一边工作一边吸烟,休息时也点上一支烟,一边吸一边思考问题。他的许多重要的思想便是在烟雾缭绕中油然而生的。

毛泽东的工作习惯与众不同。他白天休息,晚上则通宵达旦地工作。因此,毛泽东吸烟一般也是在晚上。据说,毛泽东工作一晚一般会抽掉一半香烟。但这个并非全部是吸掉的,大部分自己燃烧掉了。因为毛泽东有一个习惯,即当他考虑某些重大问题时吸烟很厉害,他伏在书桌上看文件、写文章、想问题,一坐下来便很少起身。当他遇到难题时便点上一支烟,吸几口放在烟灰缸时,接着又投入工作。香烟却依然在燃烧,有时,毛泽东一边工作一边吸烟,烟就夹在左手手指间,当他专心致志时便忘了吸,一直到烧痛手指时才想起。

毛泽东的烟瘾很大,工作人员每次买回的烟数量较多。香烟会受潮,不便长时间保存。毛泽东本人并不计较香烟是否受潮,照抽不误。工作人员便为毛泽东特制了一个“烤烟箱”,常常将香烟烤一烤再给他抽。毛泽东对此很满意,夸工作人员很细致,注意节约,避免了浪费。

毛泽东最喜欢抽的是“熊猫”牌香烟。据说,也曾经抽过“555”牌香烟,但他很快就不再抽这种“鬼子烟”了。也许是因为这种烟太呛,也许是因为抽洋烟要花外汇,反正只抽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便坚决不抽了,改抽“熊猫”牌香烟。

美国作家R·特里尔撰写的《毛泽东传》里,是这样描述评价毛泽东抽烟的:“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消费国。毛至少有60年的抽烟历史。可能任何国家的政治领导人都不如毛抽掉的卷烟多。毛似乎有一段时期戒了烟。伏罗希洛夫元帅在斯大林死后访问中国时,曾告诉毛说:如果斯大林遵照医嘱戒了烟的话,他不至于逝世那么早。于是毛也戒了烟。但是,十个月以后,他又重新抽了起来。他说:戒烟无益于事,我们工作太辛苦,不能不抽。”

据夏佑新撰写《毛泽东戒烟》一文中称:毛泽东下决心戒烟,是他晚年的时候,晚年的毛泽东身体已大不如前,血压偏高,眼睛又患白内障,常有咳嗽。经保健医生和大家规劝毛泽东戒烟,毛泽东顺从同意了。不知经过多长时间的煎熬,毛泽东终于把烟戒掉了,告别了“烟民世界”。此后,他从未破过戒,直到他去世。

(褚少华)



在异地漂泊了十多年,家乡很多物事淡出了记忆,许多都要反复去想,才能记起模样,但父亲的烟斗一直占据我脑海的一角,总是那么清晰。

夏天,忙碌完一天的农活,父亲就坐在地头,拿出了烟斗。那支烟斗大约20厘米长,前面是一个用铜做的烟锅,中间是一根细长的竹子,尾端接着一段不知名的玉做的

父亲的铜锅烟斗

烟嘴。烟锅下面绑着一个黑色的小布袋,布袋里装着父亲自己种的旱烟。

父亲已经装完一锅旱烟,用打火机点燃,深深地吸了一口,然后慢慢地吐出来。白色的烟在空中盘旋着,慢慢地消失在蓝色的天空中。烟锅里的旱烟完全着了起来,随着父亲的吞吐,也一明一暗地应和着。

此时夕阳正下山,天边霞光溢彩。村子上方炊烟袅袅,燕子归巢,羊群回圈。忙了一天的人们都扛着锄头或铁锹开始回家了。

父亲吸得很慢,一锅烟5分钟才能吸完。他望着远处的山,慢慢地掸掉烟锅里的烟灰,将烟斗别在腰间,起身回家里。

父亲很爱自己的烟斗,没事就把它一遍又一遍擦拭着。铜锅锅黄橙橙的,竹子黝黑发亮,玉烟嘴白中泛着红色。父亲每次擦拭的时候,极为小心,更不许我们碰他的烟斗。